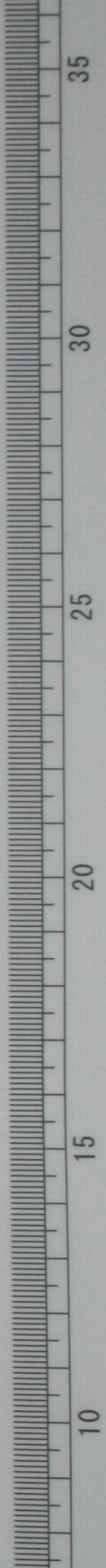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7



30-7
文庫 17
W142
7



杜詩論文十二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吳九思道賢參

唐肅宗乾元二年秋秦州

赤谷西嶮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烏雀
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此棄官以後將至秦州也。連日躋險。心情不寧。今日

上詩論文

秦州十二

010185186984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唐氏寄贈

出郊耳日一曠矣。下接出郊句。溪迴之處。覺日氣愈
暄。曲徑之間。見山田已熟。二句。西崦鳥雀依於茅茨。
疎籬帶其松菊。二句。西崦人家。儼然一桃源矣。得不
於此托宿乎。桃源貼崦中。

昔遊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
良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
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
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駛。歸徑行

已。昨豈辭青鞋。胝脹望金七。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
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何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
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
秋。有興入廬霍。

此游齊魯時事也。昔登華蓋山。欲謁華蓋君。想其綠
袍玉綴。神仙之姿。而巳人棺上天矣。故白日尚寂寞。
况暮而登乎良岑。東北峯。惟有巾几空在。弟子猶在。
入來無不淚落也。一段上山。我欲游名山。將從此始。
而良晤既違。合悽向遠。但見林昏磬杳。仙觀已遙。石

關竄身。宿於中道。惟望王喬之鶴。夜降天壇耳。乃溪
 流東去。已是今晨。歸途再歷。又成昨日矣。雖足爾不
 敢辭。而丹藥何可得乎。一段下山。皆昔游也。下又自
 歎。欲尋東蒙隱。而同志久違。曾事董先生。而舊游蕭
 索。反為關塞之客。而道意衰薄矣。夫妻子何人。敝屣
 可棄。而顧戀不去耶。又自奮曰。白髮雖衰。筋力未弱。
 待及清秋。再入廬音。猶未晚也。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爾中

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
 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
 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
 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挿鬢。采柏動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

佳人絕代。所云金屋之妾也。又為各門閨彥。何為零
 落空山哉。蓋因關中喪亂。兄弟死亡。歎骨肉之未收。
 雖官高而何益。夫世情衰薄。萬事皆然。况夫婿之性
 情輕薄。新人之玉質愈妍。所以致此零落也。合歡尚

爾知時。鴛鴦從未獨宿。花亦有情。鳥亦知義。而夫婿不然。但聞新人之笑。不聞舊人之哭。正寫其輕薄。又言泉水本清。而所處不同。清濁有異。以比人情一變。卽零落難堪也。所以賣珠補屋。事事傷心。摘花不點。新粧採柏。愛其苦節。而無聊之極。但見其翠袖單寒。暮山愁倚而已。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虔州坐汚賊
貶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
脚。蝮蛇長如樹。呼號窮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
爲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
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
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台州遠隔三江。風浪無時得息。險遠如此。卽鄭公得歸。尚爾艱難。况不得歸哉。反言以見其苦也。歎其昔爲水鷗。飄搖自如。今爲罝兔。死生不保。所以性命由於他人。惟有悲辛狂顧而已。况台州之地。山鬼之情。狀無窮。蝮蛇之長大可畏。孤城惟有獨號。歲月又誰

與同度也。因思古來遷謫者，多為才名所誤。夫子狂如稽阮，能不為時所忌乎？故台州海隅也，司戶小吏也，眼暗髮素，老年也，黃帽青袍，微服也，豈鄭公所堪哉？下轉入有懷，平生盃酒，故人相遇，其樂何如？乃一東一西，俱在天地之末，而引領相望乎。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蟄龍三冬臥，時未至也。老鶴萬里心，志欲飛也。以此賢俊未遇，猶之今日，何以嵇康不得死，而孔明獨有知己乎？如壠底之松，用舍亦在人耳。如其不川，則霜雪之幹，化為枯株矣。主未遇者，言嵇康主孔明陪。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接上言嵇康之死，明哲以保身為大。龐德公所以不入州府，而襄陽耆舊之間，獨為苦節耳。豈無濟時之

策哉亦畏世網故也。夫鳥歸茂林而弓繳之患不及。魚聚深淵而漁釣之患渺焉。故舉家隱於鹿門。豈劉表之所得取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接上言。至於陶潛。不過避俗。未必達道。觀其詩集。頗亦歎其枯槁。若達生之人。豈是足哉。蓋因識見未為先機也。不然。子之賢愚。何足校而殷殷置念乎。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

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接上言。近世則有賀知章。賀公吳人。故操吳語。而清狂自放。乞黃冠而歸故鄉。其豪邁如此。今斯人已亡。惟山陰之茅屋尚在。蔡其風者。江海之上。日覺清涼也。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接上言。知章之後。有孟浩然。生不遇時。布衣空死。詩誰不多。往往直凌鮑謝。故可憐也。今則江上多魚。則

間多蕉風物猶存。高人不見矣。回望東南。不勝悲歎也。後四首。因第一首感歎而及之。故曰遣興。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大莫過於天地。天地之象。易以龍馬配之。因以起興。曰天用莫如龍。然猶有時繫於扶桑。故一頓轡之間。海水為之涌者。蓋神人更有以制之耳。乃知英雄雖能自強。亦有命以制之。所以吞聲不出。而嘆天道

之茫茫也。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能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地用則莫如馬矣。苟無良材。誰復記憶乎。此日千里追風。既如人意。渥洼之種。自與駑駘不同。苟不雜於駑駘之間。則逍遙而致千里有餘矣。以此賢不肖之異趣也。

秦州雜詩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

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雜詩雜咏秦州之事也從初至說起當前之生事可

悲乃因人作遠游之計初至之時度隴而遲回山之

長也故見而多怯浩關而浩蕩地之濶也故望而生

愁且關隴之間魚龍之水已落鳥鼠之山正秋二句

紀其地并紀其時也我之至止者蓋欲西征而望烽

火因恐懼而暫淹留耳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

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城北之寺傳為隗囂舊宮其來久矣苔蘚遍而山門

益古丹青在而野殿已空四句寺月照葉上葉以露

泫而更明雲在溪中雲以風飄而徑度一句景寺前

即渭水也愁時仍復東去而人不與俱東何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

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地圖則領同谷之數郡驛道則當流沙之要衝正控

制吐番之要地也乃降蕃而兼千帳降者多矣居人

而有萬家居人少矣何以控遠而備不虞耶然其地

則富饒也。馬有汗血。舞有白題。而臨洮年少。以此自誇。不慮其他矣。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般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緣邊之郡。每鳴鼓角。而適當薄暮之時。蓋其聲遇秋更慘。隱隱如發地中。風吹愈高。飄飄如入雲際。天地之間。悲慘極矣。故寒蟬最悲。亦為奪響。飛鳥無情。亦為徘徊也。因歎萬方無不皆然。則吾道又將焉往乎。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

真龍種。仍殘老驢驢。哀鳴思戰鬪。迥立向蒼蒼。

此地每稱宜馬。種牧於此者萬餘。自喪亂以來。如雲之眾。連沒於陣中。因芻牧無人。而秋草之生。已徧於山上矣。夫凡馬雖多。龍種原少。止餘此老驢驢耳。故伏櫪而思戰場。思一騁而不得。惟有哀鳴望天而已。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薄暮而城笳方奏。山邊之使節已歸。正見驛道也。夫使節之來。蓋因防河而有滄海之役。故奉詔而發金

微之士耳。然此地風霜苦而戰士憔悴。即林木薄而鳥獸亦稀。窮邊如此。亦何堪征戍乎。惟恨鄴城之圍解散。使賊之遺孽未平。而至今徵發耳。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荒山萬重中。有一城。孤僻極矣。無風而雲自行。未夜而月已照。幽寂極矣。四句景因歎屬國之歸何晚。豈因樓蘭之斬未遂乎。外方木平。烟塵長起。故一望而愴然耳。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聞尋河源之使。從此驛路而回。古云黃河天上。故曰從天也。牽牛去人幾許。雖不可知。宛馬至今而來。或亦不遠。然西極之尋源且返。而中國之幽燕不通。何時郡國得開。道路無阻乎。無奈健兒之東征已盡。聽此羌笛餘哀。徒生悲歎而已。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

接上專詠驛亭今日眼前可羨者惟此驛亭耳下二句驛亭之景篁而叢故著地碧柳而高故半天青重疊幽事頂上二句正宜為幽人之宅乃止供使客之過我如得此何異郊外之幽居乎

雲氣接崑崙淅淅寒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
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萬山重疊雲氣直接崑崙雲氣厚則雨勢繁也雨繁則水漲故羌童看渭水之流使客向河源而過耳雨中所見烟火熹微識是軍中之幕牛羊散亂知為嶺

上之村而雨中無人在還惟閉門高枕耳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啄泥
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鞞

接上首寫雨古塞而冷秋雲而低秋冷故雨多雲低故雨驟也黃鵠溼而不飛蒼鷹飢而啄泥萬物皆困矣四句寫雨因思薊門為思明所據而北來無好音吐番之叛伏不常而征西煩士卒不意書生衰老而目擊世變不可哀哉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

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南郭有山頭之寺。寺外有北流之泉。老樹適當空庭。頂山寺。清渠獨冠一邑。頂流泉也。秋花而在危石底。危石山頭。晚景而在臥鐘邊。臥鐘廢寺也。二句頂山寺身世飄流。遇事而感。不覺溪風颯然。助我悲懷矣。

溪風頂流泉。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傳聞東柯谷裏深藏數十家。深藏者山川回互。別一天也。對門之藤。過門而蓋於屋瓦。竹外之水。映竹而走於沙間。景亦幽矣。地雖瘦而猶宜粟。坡向陽而可種瓜。有粟有蔬。計亦足矣。儼然桃源之內。因命船人相報。無致路迷耳。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仇池之穴。萬古相傳云。潛通小有洞天也。其中闢有神魚。久不見矣。福地此為其一。誠有之也。此地近在西南。則十九泉之間。得一茅屋。可終老矣。

秦州十二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
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緝髮毛斑

不及乘桴而去故浮沉於兵馬之間也○下頂兵馬間○
塞門邊地落木則又及漢秋客舍苦境連雨則更添
旅恨矣○雖阮籍途窮不過乘輿而至○終於龐公攜隱
從此一去不還○下頂不還句東柯足以遂性則無意
於人間聽其白髮而已○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峰群○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人
矜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按上言東柯崖谷不同眾峰者落日而歸雙鳥亦若
有意邀來晴天而卷片雲聽其無心出岫四句景此
地無人往來野人矜其險絕我當歸隱水竹欲與平
分從此採藥空山不令兒童知我踪跡矣○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鷓鴣
窺淺井蚯蚓上淺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邊地早寒秋雲復暗遂不辨晨夕也○下俱頂秋陰雨
淋於幔間雲度於墻上○山砦也積雨如此故水鳥至
於井邊蚯蚓出於堂上而車馬斷絕門徑榛蕪矣○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秋既將盡。時序寒矣。客猶未歸。客懷苦矣。况在此山僻之地。耶。寒雲斷續。日色無光。頂秋將盡。烽火常傳。羽書時警。頂客未歸。蓋為吐番之政也。舊為甥舅之國。何得近犯天威耶。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當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接上言吐番之亂。鳳林之戈未息。魚海之路不通。但

見烽火常傳。遙從山外。欲懸軍深入。掘地無泉也。况塞上風連西極而皆動。月至北庭而倍寒。另是一番景色。故老皆思飛將而朝廷何時推轂乎。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鴦行。舊鷓鴣在一枝。

唐堯雖聖。野老何知帝力哉。晒藥有婦。應門有兒。偕隱有人矣。昔聞禹穴。今憶仇池。隱居有地矣。為報舊僚。日鷓鴣安於一枝。不復返矣。未以卜居秦州終焉。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會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秋清氣爽一望無窮但見天末迢遙層雲重疊而已。又見遠水與天俱永頂望不極孤城隱霧而深頂起層陰也葉既稀而風吹更落頂清秋山既迥而日色方沉又頂層陰也日沉則天晚矣獨鶴未歸而野鴉紛集何哉獨鶴自喻也。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

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度。何曾風浪生。

常時或顯或晦至秋愈明雖有浮雲掩蔽終能永夜常清頂最分明句昔在朝而見含星動於雙闕今塞上而見伴月落於邊城矣含星伴月實貼天河况牛女常渡而風浪不生河云乎哉。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東樓城門樓也通萬里流沙之道而征西之卒皆從

此門而過。但見從此而去。死於沙場。未見從此而歸。重返故國也。故城池之盛。雖有樓角之壯觀。而邊塞之寒。止見氣色之昏慘。乃聽傳聲而知河源之使。又臨矣。何日得寧乎。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野寺僧少。寺廢矣。山園路細。園荒矣。園中昔有石竹。今為麝香所眠。昔有金桃。空為鸚鵡所啄。正見殘僧。

少也。遠望而淵水叢雜。淺可通人。俯窺而懸崖甚危。上猶置屋。故立於上方重閣之上。而百里目前也。結野寺。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筍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

隱者阮昉也。柴門之內。蔬畦遶舍。種薤之地。盈筐露薤。不待書求。致薤之情。色比青芻。上半截也。圓齊筍頭。下半截也。二句實咏衰年關鬲患冷。味暖可以無

憂矣二句自序

從人覓小猴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後樹樹懸舉家聞若欬為寄小如拳預晒
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癩

南州山猿樹樹皆有舉家欲聞若欬之音故望君有
如拳之寄耳乃未至而想見已知其可晒若既至而
跳梁尚須調御也君既許求聰慧者童稚能無歡躍
乎通首皆預擬之詞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琢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
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

致此於僻遠蕃地也又無珠玉之裝凡物也乃每夜
吐光何哉蓋劍或化為虎氣騰上也或化為龍難久
掩也又何怪光芒之四射耶風塵未息正用汝之秋
當持以奉君王耳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
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上詩論文

秦州十二

亂後碧井已廢。故銅餅零落耳。追言時清之時。銅餅在御。而汲以脩。轉以輓轡。此時照影自憐。想美人之意態。操瓶獨汲。悲寒甃之深沉。今則井廢瓶毀。瓶上之蛟龍。已經斷折矣。盛衰之感。卽一瓶而已。然耶。

寓目

一縣葡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駝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苜蓿葡萄昔來於西域。今遍於山原。物產異矣。雲多而陰。常作雨。水少而淺。不成河。風土異矣。羌女慣烽

火而不驚。邊人習橐駝。而能制人性異矣。六句皆寓目之事。因歎臨老而熟。經喪亂。目中又見此耶。

卽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愁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群凶猶索戰。迴首意多違。

此因回紇爲史思明所誘。而作故日聞回紇之和親。其事敗矣。和親敗。而公主得渡河歸也。下二句公主久留絕域。故愁思深。而雲髻拋。腰支瘦。而寶衣賸矣。夫群兇未平。和親又失。回首而歎。失意何多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眾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劈空以歸字起。日其歸不特避霜雪也。亦以儔侶稀耳。故四時之來往有時。則八月之歸期已定矣。但不知明年春色之中。可來相訪。而此地所生之子。亦解知機。倘故巢未毀。無忘主人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促織之為生甚細。哀音之動人者何深乎。蓋秋冷漸深。則吟草根而不穩。乃入牀下而相親耳。牀下哀音。故久客腸斷而思家。寡妻魂消於此夜。因歎悲絲急管。亦能動人。不若此天真之悲切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出因腐草亦卑微矣。敢近太陽乎。故即書卷之間。未

堪照字。不過客衣之上。偶爾分輝而已。有時隨風近慢。其身甚輕。有時帶雨傍林。其光則淡矣。因歎十月霜重之時。爾歸何處乎。

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沈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蒹葭之弱。已不能自守。况秋風既至。將若何耶。故花開如雪。不過暫時。而葉委沉波。足悲零落矣。接秋風句。然體弱固易摧折。而春苗獨早。叢長固易沉沒。而

受露亦多。前四句抑此二句揚。又歎其搖落雖後。而歲月既去。奈之何哉。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青青之色。亦能自守者。雖軟弱之質。強為扶持也。味苦而已。不似笋。故夏蟲不生。叢卑并不似竹。故春鳥亦疑矣。如此。豈為軒庭所重。即剪伐何辭乎。幸近幽人之屋。聽其結根於此耳。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戈。

日落而風起。風起故城烏尾動也。黃雲高而不移。頂日落。白水亦為揚波。頂風起。此時但見男女紛紜。歌哭雜起。惟有將軍擁戈夜出。獨添氣色耳。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夕烽來亦遠矣。蓋為報平安而設耳。下頂來不近。起於塞上。而初傳甚小。望至雲邊。而殘照猶紅也。自此而東。則直通於秦。以報警急。過隴而去。則漸近。微外已覺艱難矣。且宮禁千門。俱立馬而待。所係豈小哉。應報平安句。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清商之曲。雖欲盡奏。無奈聞之。而淚下也。清商。秋調。

也。其淚下者。傷心之極。而傷心者。為征人之白骨。空歸也。所以相逢既恐其恨多。發聲故為之。杳渺。故不欲盡奏耳。然已秋雲為之停。悲風為之起矣。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寄衣為遠戍也。反提一句。日亦知戍不返矣。即知其不返。而衣不忍不寄也。故秋至而拭清砧耳。秋至則近苦寒之月。是擣衣之時。况別離堪念乎。是擣衣之

心也。是以不辭勞倦。一寄塞垣。然用盡閨中之力。而聽空外之音者。亦知其苦心否耶。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戍鼓起。行人絕。夜矣。邊風冷。飛鴈鳴。秋矣。露從今夜。時已易矣。月同故鄉。物猶是矣。因夜而見露。因露而見月。因月而念弟。夜深之月也。弟則分散。而飄泊已久。弟散則無家。而死生莫問矣。况天涯兵革。寄書亦

不達乎題重憶弟故第四句方點月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
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接上言干戈未靖而弟妹分散則身亦孤矣故血淚
霑衣且年既老矣故盈頭白髮也况所處之地但見
荒荒平野野大則覺地卑茫茫遠天天遠則覺江遲
也衰疾頂梳頭句衰疾如此相見豈可得耶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
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
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
疑照顏色。水澹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反起死別則亦已矣。生別不能忘情。故心常惻惻也。
下承生別句。江南瘴癘。逐客至此。久無消息。是以入
我之夢。顯我相思之深。正見常惻惻也。然夢中所遇。
又恐非平日之魂。蓋以其路遠不可測耳。如其果來。
則魂之來自潯陽。而楓林青魂之返自秦州。而關塞

黑矣。今君身在網羅。何以有羽翼而來去。則未必來也。然落月入帷。猶若見君顏色。則君之來此。亦未可知。若是經歷江湖。慎無為蛟龍所得也。通首皆作疑詞。用楚詞意。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浮雲無根。終日飄蕩。遊子亦若是耶。故三夜夢君。亦

以情親故耳。下六句述夢中事。乃夢中亦不能留君。方喜其來。又悲其去。去既荒速。來復艱難。蓋因遠歷江湖。恐舟楫之失墜。頭來不易。出門搔首。不能遂志。而暫留。頂歸局促也。因歎冠蓋滿於京華。斯人獨憔悴於異域。孰云天網之恢。乃將老而貽累乎。雖詩名傳於萬世。然身後之事。亦何益矣。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

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下馬戰場而四顧茫茫。上有悲風雲行而葉墜。下有朽骨蟻穴而草纏戰場之可歎如此。乃今人又復開邊乎。况邊釁一開。豈能全勝。即封疆亦不能保矣。安得老將如廉頗者。偃兵以息民哉。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高秋而登寒山。五字中已寫出悲慘。南望馬邑。思回

乾之詩。安史盡入內地。而盧帳被野。行雲亦為之慘。淡故老弱行哭。願聞息兵也。乃鄴城之圍。事多反覆。諸軍敗衄。積尸如山。蓋因諸將已為王侯。無死之心。安能盡力以圖國事乎。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兩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此結上二首言天下事猶可為也。苟得成功不在遲早。猶之三時雖旱而秋雨若足。至於九月之交。皆已

熟矣。故衡門之士。不必有枯槁之歎也。若一旦時來。才力得展。又安有先後醜好乎。但我則如鹿皮翁。忘機世外。無意天下矣。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涼風起於天末。君子當此意如何哉。音書迢遞。鴻鴈難憑。亦以江湖浩蕩。波濤遠隔也。因歎文章與富貴而相妨。魑魅甘人而獨喜。君子處此不可知矣。故過汨羅。遇賈生。嘗投詩以贈之。蓋吊字猶生人之詞。贈字直與冤魂相贈答矣。

杜詩論文十三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乾元二年秋秦州

秦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

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
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

杜詩論文

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
憂歲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逐
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
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
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
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群公若會星。官臣仍點染。柱
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螢。喚人看騾裹。不嫁惜
娉婷。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
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

資殘寇。戎生及近坻。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
鄙。元勲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
情類鵲鴒。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

兩句泛起大雅之不作久矣。而斯人尚存。則典型未

墜也。交期余雖潦倒。精力則爾獨精靈。下四句頌

力。句雖喜二子之升。在於同日。因歎諸生之日。困於

一經。而文章獨開奧妙。故遷擢亦有光於朝廷也。下

四句。頌交期。句我之遠謫。舊好何由得展。爾之精力

新詩必有可聽。別來之久。已俱頭白。預期相見之日。

青眼猶存。下序與二子有故。我昔與二子處貧。既甚。又復憂時不寧。故棲遲而分半菽。貧皆甚也。浩蕩而逐流萍。歲不寧也。乃猜忌甚而林甫不容。妖氛起而祿山肆逆。雖慚不能死節。猶望終欲復讐。無奈還蜀。既無補救。梁獄未能脫身。而祿山入京。遂使華。混。合。宇。宙。羶。腥。矣。今幸肅宗繼統。威加海內。而舊都之旋踵未几。宗廟之鐘簋無恙。而祿山敗亡。不能自守。王師直搗。甚於建瓴。於是淑景之殿焚香待幸。望雲之亭漲水請游。不異永平之日也。然法駕初還之日。

雖群公俱會。而一時宮臣多遭汙賊。臺班又復闕人。且內省既多忝竊。朝廷未爲得人。故相馬而驥驢始見。朝廷之求士也。不仕而處子守身。二子不從賊也。此今日之遷擢。如劍已拙矣。而嗟埋獄之久。刀已握矣。而羨發硯之新也。一段序。二子遷官下。乃述索居我華州分俸。不過與侏儒共飽。而拾遺遠謫。所謂漁父獨醒也。所以旅泊於清渭之濱。長吟於濁涇之上。况羽書還急。烽火朱消。蓋師老而殘寇復生。故戎馬復盈於郊甸耳。此忠臣爲之憤激。烈士爲之涕零。因

嘆上將森列鐘鼎銘功者亦有人矣。欲望秦階之平。孰操太阿之柄乎。自歎儼俗既輕鸚鵡人不知我矣。在原猶類香令。我故念子也。是以秋風關塞之上。高臥而想汝之儀型乎。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

韻 時患瘧病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綬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

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亾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何大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麗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劔閣外。虢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賤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

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
錫漫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

此首從自起。故人已多寂寞。遠官我獨淒涼。蓋老去
有才難盡。而秋來逸興甚長也。下項興甚長句。閱歷
既多。物情可見。未能忘情者。止此二三詞客。如高如
岑耳。六句自序。下接詞客句。轉入高岑。海內知名之
士。卽詞客也。卽高岑也。今俱遠隔異方。因思高岑之
才。步趨無人可及。庶沈鮑得與同行耳。其詩于愜意
之處。筆墨如能飛動。而篇終之後。渺然如接混茫。其
妙如此。然如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鄰。王勃者。俱有才
無命。今爾官旣達。歎前賢益可傷矣。故使君如高諸
侯之貴。原非棄擲也。長史如岑。半刺之任。已足翱翔
也。雖爲外轉。又何恨乎。但詩好而不能見。書成而無
人寄耳。一段序高岑。下乃自歎。男兒雖到處皆有。身
強則百事可爲。故羈旅之際。方見聖賢。無奈沈綿之
中。我尤抱疾。此三年以來。爲瘧鬼所困。隔日而發。寒
如雪霜。雖避之隙地。屢更鮮衣。終無益也。故龍鍾旣
極。出處俱妨。况無錢以居帝里。全家遠在邊疆。劉表

雖極意網羅而龐公終不入州府者以心氣既微。惟
 堪怡情於魚鳥。骨肉盡瘦不足充吞噬於豺狼也。乃
 邊疆之上。但見雲黃草白。非復故鄉。更足悲矣。下又
 轉入高岑。彭門在劍閣之外。彭州也。號略在鼎湖之
 傍。號州也。荆玉足以充簪。號州也。巴箋足以染翰。彭
 州也。烏麻足以療飢。彭州也。丹橘足以登俎。號州也。
 二州如此。不異神仙之宅。况又兼山水之勝乎。竹齋
 有燒藥之竈。神仙宅也。花嶼有讀書之牀。山水鄉也。
 下應逐詞客。因問之曰。更得清新之句否。又自解曰。

遙知屬對之忙也。刺史之官。猶是漢儀。號州之地。依
 然唐俗。故可懷耳。下用雙結。濟世有人。宜用公等。安
 貧如我。亦士之常。蚩尤之勇。尚終戮辱。安史之輩。何
 用猖狂乎。待妖氛之靜。當裹糧相訪。細與論文也。終
 用詞客結。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
 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
 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

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
 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處士稱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薏苡謫何頻五嶺
 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
 漢黃公豈事秦楚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
 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
 問津

一篇俱序李白之事狂客賀知章也推李白為謫仙
 此李白得名之始而白之才捷如風雨妙入鬼神故

聲名日大而向來沈沒至此而伸矣所以文彩得沐
 殊恩流傳已出倫輩龍舟特名錦袍特賜殿前奏對
 後進依歸其榮遇如此一段序其盛時乃白為群小
 所嫉恩詔許其還山因得遇我而一見契合相與飄
 泊山林固未負幽棲之志托身隱顯遂兼全寵辱之
 身於是而劇談而飲酒或醉舞梁園或行歌泗水俱
 出天真絕無假飾一段序相與之情無奈才雖高屈
 而不展道雖善孤而無鄰故俊如稱衡徒為人嫉貧
 如原憲絕無人憐稻梁之謀未遂而薏苡之謫又成

矣。於是五嶺炎蒸之地。而作三危放逐之臣。幾年窮
 鳥。尚未返也。獨泣麒麟。吾道窮矣。一段序其流徙之
 事。然而白於永王。璘也。蘇武已先還漢。黃公原不事
 秦。楚筵辭醴。見機如伏生。梁獄上書。含冤如鄒陽。而
 無如當時之臣。但知用法。誰為之訟。冤耶。一段辨其
 枉。因嘆白既老矣。尚能吟於月下。既病矣。豈宜在江
 濱乎。然恩波雖隔。而乘槎問津。容星終歸天上耳。望
 其生還結。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油然。開闢
 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
 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
 脩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
 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
 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曛太白巔。亂麻
 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
 引。佳氣拂周旋。貔虎間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
 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

得爰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
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
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在滿懷淺每覺昇元
輔浚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翻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
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
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
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買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
浚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
首霜鷗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
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
歸田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
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多病加淹
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雙起。衡岳猿啼。巴州鳥道。甚遠僻矣。故人如賈如嚴。

乃遠謫至此乎。今當肅宗開闢。乾坤反正之時。而榮

枯各異。雨露方偏。令長沙之才子。日遠賈至也。釣瀨

之客。星空懸嚴武也。一段提綱。序遠謫二人。鳳翔舊

人也。因思昔者奔逃行在之日。殷憂正深。此時討賊無李廣。奉使無張騫。故使雲臺之仗虛懸。水戰之船無用。堅城七十。盡屬蒼皇。劍士三千。無不流落。而秦晉之地。畫角時鳴。澗瀍之間。旄頭正照。其亂甚矣。然董卓篡漢。小儒亦識其無成。符堅伐晉。有識已料其必敗也。所以我有忠憤。如爲禽填海。期於有濟。彼雖兇暴。如囊血射天。豈能遽及哉。於是萬方助順。一鼓而前。陰散陳倉之北。祿山敗矣。日升太白之巔。肅宗卽位矣。兵威所及。遂令衛地積尸。燕城破竹。而法駕

還闕。王師入關矣。一段序天寶之亂。此時我與賈嚴諸公奉引還宮。但見鬱葱佳氣。周旋其間。而戰士脫其甲裳。功臣待其駕馭。侍臣入班。廐馬入苑。宮廷之內。花樹爭妍。故衣冠慘愴。故老涕流。哭廟而空悲往事。朝正而已慶維新矣。忝列近臣。而月分御廩。時給俸錢。於宮廷花彙之間。拜手恩榮。隨肩出入。華堂共醉。綉被同眠。聯轡入朝。詩詞唱和而已。一段序同爲兩省之事。因歎朝廷而用元輔。必進大賢。方幸秉鈞。在咫尺之間。奈何鍛翮遂聯翮而去乎。於是禁掖之

內皆用新人。微班之未得全性命。青蒲方且待命。而白髮竟誰憐耶。况弟子既貧。諸生盡老。不敢以師道自居。豈復生鄉黨之敬。徒使舊好腸斷。新愁又牽耳。又言巴州危棧之北。翠竹連卷。岳州江湖之間。紅蓮鮮賦。詩人處此。詞賦又何如乎。然作者雖多苦心。而流傳勿入衆口。蓋貝錦不停。朱絲易斷。白鷗須防碎首。霜鵲不肯空拳也。則炎瘴泉石之中。且以棋酒度日可也。然典郡實爲微渺。嚴也。治中亦屬弃捐。賈也。知其傲吏違俗。歸田有賦而已。嗟乎。兩君既去。而嘆

人才之難得。恨天道之無知。况日月逝矣。吾道其終窮乎。一段序遠。謫我則隴外聊爲寄跡。而漁陽又復亂生。徒爲妻子所累。而歲月遷流。一事無成矣。親故疎濶。兵戈接連。雖他鄉而夢寐可通。失侶而迹邇更甚。加以多病淹留。故長吟無托耳。一段自序。又言如公等皆負雄俊之才。有騰騫之志。豈若我之終於流落乎。歸到賈嚴結。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

尋山展陶公鹿酒巾。群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
 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
 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
 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托所親。
 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食晨。疎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
 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
 少。亂後別離頻。世祖脩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
 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岳非谷口。結草即
 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
 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
 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
 地。蒼茫鬪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
 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筠。

獨臥之客。原無出世之心。而三年在外者。因世事艱
 難。侍母避難。而世人不識。慘澹孤征耳。四句序事。因
 言謝氏之展。陶潛之中。皆處士之高致。無奈盜賊充
 斥。困頓而委於風塵矣。四句正說我初遇於歷下。已
 辭姜氏之被。復遇於關西。幸卜孟母之鄰。早密交契。

歷下也。晚接道流。關西也。四句序相與之情。蓋其心
 如止水。藝俱絕倫。而草逼古人。詩與神會。曹植忝為
 同輩。頂詩典句。張芝是其後身。頂草書句。數篇吟之。
 可以忘老。頂詩典句。一字買之。足以傾家。頂草書句。
 八句言其才。今則將恐將懼。為防寇也。淡潛遠遁。託
 所親也。母子相依。不必倚門。甘旨必具。克盡孝養。四
 句言其隨母。我則疎懶。徒為名悞。馳驅已失性。真索
 居苦其岑寂。相遇不益愁恨乎。且流轉而空依邊徼。
 逢迎而念爾席珍。嘆時來故舊之少者。亦因亂後而
 別離為頻耳。八句自序并序。相憶時當世祖中興。文
 公反國。正在用人之時。如爾者。商山之老。猶在楚國。
 渭水之叟。未去秦邦。尚未見用也。徒隱居學道。而存
 青龍之秘術。騎白鹿而行游。非谷口之子真。即為河
 上之老子。雖肘後符靈。囊中藥秘。而旅懷未愜。佳會
 無期也。十二句序其淪落。因歎古多悲恨。事有屈伸。
 今尚武之時。無依仁之地。鼓角凌天。關山烽火。况軍
 須正急。賊壘近郊。但知為論兵。為鬪將。處處大軍紛
 紛。餘孽即欲高飛。已如羅鳥。斯文已喪。道泣獲麟。如

之何哉。惟值秋風搖落之際，不能不回首望子耳。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戚戚，啣悲獨去故里者。以悠悠道遠，將赴交河耳。公家程期既迫，不得偷安。亦思亡命而逃，又恐遂入羅網。故生死前去耳。君之境土已富，何事開邊，而使我棄絕父母之恩，而吞聲負戈乎。第一首是初去家時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提下萬仞岡，俯身試舉旗。

以下三首則在道時也。昔未出門，東西莫辨。既出門多日，則經歷漸諳，故徒旅莫欺矣。因念骨肉之恩，豈能斷絕。然既為男子，生死未知何時，故決絕前去矣。是以走馬脫轡，而信手可以挑起。出門久，故騎馬熟也。於是捷下高崗，俯身而試作舉旗之勢，志亦壯矣。想其未歷疆場，懸空摹擬也。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已久。丈夫

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磨刀泉水而水赤者以刃傷手也。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嗚咽則既到隴頭矣。聽嗚咽之聲欲為之不悲而無奈心緒之錯迕已久故不能不悲也。又自解曰丈夫既已許國憤惋何有苟得名畫麒麟則戰骨願為速朽何必悲乎。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與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送徒有長以部領我等我則別無他物止有此身已付於汝矣。故生亦去死亦去不勞吏怒也。吏即送徒之長然志雖決絕而親情未嘗去懷故逢人未免附書其書中亦復何言不違序其決絕之情不得同辛苦耳。苦尚不得同何況樂乎。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此首則初到時也。萬里之外領我赴此而軍中苦樂頓異主將高遠豈得盡知。隔河初見吐番之騎千百成群因念立功不易方身在奴僕之中幾時能樹勳

耶○昔○日○舉○旗○麒麟○之○志○至○此○又○為○一○嘆○矣○

挽○弓○當○挽○疆○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此首在軍中時也○挽功挽疆用箭用長○平日志氣勇力○必欲出人一籌○及臨陣之時○則射人必先射馬○馬倒則人死矣○擒賊必先擒王○王擒則賊散矣○下接擒王句○蓋殺人有制○不必多殺○立國有疆○不在鬪邊○苟能制其侵凌○則多殺亦何為乎○則擒其渠魁○亦已足矣○大經濟于戊卒口中說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此首序其築城之事也○出門而值雨雪○雨雪而值高山○但見山徑已危○又繚繞於寒石之外○天氣奇冷○故指落於層冰之間○回首而望○漢月已遠○因嘆築城之役○何時還乎○惟望浮雲南行○不得與偕去矣○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擄○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此首則序其立功之事也○吐番來寇○人馬衆多○百里

之間。風塵斗暗。我則不動聲色。不過揮劍數四。而彼軍已奔竄矣。於是擒其名王。繫之轅門。所謂擒賊先擒王也。於是引身而退。不復論功。其志量何如哉。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鬪爭。況在敵與我。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此首總結前後之意。從軍十年。豈無寸功。而人不知者。常笑眾人苟得。故不敢驕語功名也。因言中原如安史之禍。正有爭鬪。區區吐番一勝。何足言功。蓋丈夫有四方之志。安可辭固窮而貴苟得乎。

况在狄與戎。
杜詩詳註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名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前出塞。咏哥舒翰涼州之兵。其詞悲。後出塞。咏安祿山幽州之兵。其詞樂。第一首。初應募起行也。男兒墮地。當封侯立功。安能守舊丘乎。故占募而赴幽州。人數既齊。大軍一動。不得獨留矣。於是千金買馬。百金

裝刀閭里親戚餞送道周而少年相與別有所贈所贈者即吳鈞也相知最深贈物愜意故含笑而看深喜之也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姚

第二首在途中也朝進東門之營暮上河陽之橋隊各有大旗領之既暮則見落日照耀而旗幟飄揚朔風初起而馬鳴蕭瑟未几則夜而止宿矣又見平沙

之中萬幕齊列部伍之內相識見招而四顧絕無人聲惟有中天明月而已此主將令嚴故也人聲既寂則角聲益凄壯士聞之慘然而壯志驕心至此俱靜寫令嚴也大將其霍嫫姚乎霍嫫姚椒房之寵也

古人重守邊令人重高勲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下二首俱咏軍中之事古人但重守邊故不相侵伐今人惟重功名故不免多事矣所以英雄之主出師

百萬亘如長雲也。因言六合之內已為一家。而復孤軍深入。遂使勇力之士奮身而往。蓋聞主好武功。故以身殉之也。於是拔劍而擊大荒。收戰馬。并且欲開玄冥之北。以奉吾君。一時好大喜功。可為一嘆。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稷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

接上言。上既好武。下復喜功。故獻凱日至。兩蕃無虞也。於是漁陽豪俠之地。人物豐阜。日惟擊鼓吹笙。海

運至遼東。而入幽州。東吳之稷稻。遂滿漁陽。越之羅。楚之練。濫及賤隸矣。所以主將位崇。而氣驕。直欲凌駕京邑。而邊人不敢議者。議者立死路衢。正寫其氣驕而叛決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卒章賞不從。叛之臣也。祿山既叛。將士有不從而逃者。盡殺其妻子。故言我本良家之子。出師亦多矣。

將驕而將叛。故愁身貴而恐逼。故不足論也。蓋二十年從軍。常恐一旦失節。以辜主恩。况祿山謀叛。坐見幽州之騎。長驅入京。故寧間道逃歸。而故里蕭瑟。因嘆既已逃歸。惡名雖脫。而妻子被戮。窮老無子。亦何益哉。忠義之士。無所表見。深悲之也。

示姪佐

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多病而值秋盡。而眼前堪慰者。以汝來也。汝來言東

柯。故我始聞茅屋之趣。因想同為竹林之游也。竹林用阮咸事。於是茅屋之間。山谷雲連。侵籬澗落。君能居此。如嗣宗子姪。惟仲容獨賢也。我完竹林事。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

汝別我而歸。時已晚矣。山晚則雲合。能無路迷耶。因想澗寒人到之時。必林黑鳥棲之候矣。既到則見茅茨小而。成野客。樹木低而。稱田家。汝舊知我之疎懶。

者須汝攜我而同歸也。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第二首則望其惠米。白露之時。黃梁已熟。爾既分張。有素則此時已應春細矣。何其寄來之遲耶。其味既同於金菊。其香宜配以綠葵。此乃老夫所愛者。正想臨餐之頃。具滑流匙也。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葳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艾。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第三首則欲其寄蔬。幾道澆圃之泉。交橫落於幔坡之上。故種蔬為便也。圃之中。時當秋晚。應稀疎。欠而碧。色如雲。枝葉隱映者。泉甘而土肥也。圃之外。更隔沼。而有香艾。連林而牽女蘿。景色幽絕。而深秋佳品。則自薤更新。望爾惠爾。何如耶。

宿贊公房

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贊公原為京邑之望。乃忽然來此。當此秋風颯然之

時更難為懷矣。菊為雨荒，蓮為霜倒。頂秋風句，今贊公雖遭放逐，其性真不改。蓋禪心本屬虛空，亦何放逐之慮乎。所以相逢共宿，隴頭之月，與人俱圓也。隴字點地。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愁眼而及霜露，愁益甚矣。城寒而菊自花，物不知也。然柳隨天風而斷，淚聽清笳而墜，感人又何深乎。又見樓陰之直，因水淨也。山色之昏，因日斜也。四句皆用一正一倒句法，因嘆歸鳥已盡，而後棲者無托，不益動飄零之感乎。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彫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露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秋蔬而霜露擁，正彫殘之時也。又何敢恨乎。下接彫殘句，既迫暮景，而數枝尚存。天風吹汝，能無寒乎。所以綠葉或存，已露泥滓而盡，餘香已歇，因與歲時俱。

闌因念當春生發之時。有如昨日。而芳香消盡。玉盤已空。能不悲哉。

除架瓜架也

東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昔日東薪為架瓜也。今則東薪零落。蓋為瓠葉之蕭疎也。瓜已開花。花復結實。瓜事了矣。寧能保青蔓之不除乎。未除之時。蟲聲常在。雀宿常依。既除之後。則藤葉卷束。而蟲聲隱隱尚在此中。庭除曠蕩。而雀意

瞿瞿。又將何托。寒天百事牢落。不特一瓜。譬如人生在世。尚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何況此瓜哉。二句推開結。

